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徳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將有事宜清静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

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禆冕則大夫音義大祝音泰下文注大祝大宰大宗大廟大史皆同此音祝之六反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禆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絺知里反本又作希徐張履反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注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音義祝之六反下同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反三者三皆放此噫於其反歆許金反警居領反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注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注

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解之君薨而世子生者案聘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案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為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檀弓云大子申生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

要今所不用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者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大祝以大夫為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若夫人某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注正義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

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凡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為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案覲禮侯氏禆冕鄭注云禆冕者衣禆衣而冠冕也禆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禆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又注云袞衣者禆之上者則禆唯據衣也言服禆衣而著冕故云禆冕言禆者取其繢繡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禆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以上諸侯薨兼五等故總解其臣服此卿兼公孤卿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又大宗伯云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於子

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是孤則絺冕卿與大夫皆玄冕周禮謂三孤六卿為九卿總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聲噫歆警神也者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案論語云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案阮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為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今案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
常皆用吉物即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
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
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以此推之即素几是
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為素几設
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為天子諸侯
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歛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
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
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
之說熊以為是皇庾以為非衆主人者案喪大記云君
將大歛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
南面故云房中婦人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
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
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
故云遂朝奠案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
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

所主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閒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閒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注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詔贊君事者音義少升召反下少喪并注同奉方勇反下注奉者同衰七雷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者拜哭音義見賢遍反下而見伯

父廟見旅見同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注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音義徧音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觧之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者大宰是主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節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

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竝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于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

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為踊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說非也注正義曰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

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為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即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為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亦謂朝奠者恐是見子故為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案内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

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注告生也音義禰本又作祢乃禮反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疏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禰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禰冕者未葬尚禰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

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君薨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注皆奠幣以告

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同為于偽反下為事同衮古本反鷩必列反毳昌鋭反〕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音義〔軷步末反〕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音

義牲幣依注牲音制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注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

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冕而出視朝者禆冕謂禆衣而冕禆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謂聽事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者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為限也所以爾者為先已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注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禆冕為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禆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禆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禆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

禍皆告也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
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
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
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掌羣吏如三公然不專
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
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勑以所掌之事也經言道而出明
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
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
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
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
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
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
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
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
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
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

芻棘柏為神主此鄭釋為軷祭之義此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軷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軹即轂末軓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皇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

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者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禮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竝謂父母若親

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注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
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
事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啟期也音
義殯音賓出注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竝有喪葬之
事各隨文解之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啟母殯
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啟殯之奠朝廟之
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啟及
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
奠存也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
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

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啟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者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寀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注正義曰竝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畧可知也不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不哀次輕於

在殯者解經不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而哀為輕於在殯者今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殯當為賓者此經辭於殯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為賓為告賓者案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喪事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云殯當為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

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内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内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音義饌仕戀反埽悉報反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

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音義醮子妙反

酌而無獻酬曰醮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饗謂禮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荅之云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

故云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醮者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醮之徹饌而埽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醮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絜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既荅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孔子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荅之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者此一經孔子引類荅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已宗

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者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没加冠之禮故云父没而冠則加喪冠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注正義曰内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内云不醴不醴子也者案士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醴是不醴子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即喪家之位非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

服也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為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為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為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為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可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可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醴明不為改冠者受賜服而来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

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卽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畧之事練小祥祭也

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畧於禮未備故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令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奥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尸左執觶右取菹挭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

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
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
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
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
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
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荅
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荅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
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主婦
卒爵拜主人荅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荅拜所謂
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
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
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
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
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
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
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酢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

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云大祥無無算爵彌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算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者案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殯時也音義與音預下至說衰與奠皆同　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注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音義為于偽反注為人其所為服為君為其皆同　孔子曰

非此之謂也注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音義辟音避下同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音義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注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注怪使重者執

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注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與否故荅云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

奠乎孔子乃荅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此為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衆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曾子至於人者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注正義曰饋

奠在殯時者以其稱奠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在殯時也知主人不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半月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知祭謂虞卒哭時者以下文孔

子荅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凡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注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音義說湯活反以擯相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注吉日取女之吉日音義相息亮反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音義累力僞反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各隨文解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者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者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

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為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注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為兄弟或據壻於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謂之為兄弟也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名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

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說為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案僖二十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為妻故云宋蕩伯姬也今為其子來迎魯公之女而為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音義迎魚敬反下同縞古老反總音摠 疏正義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

注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

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期音義期居宜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

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音義償音嘗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音義過古臥反飲於鴆反食音寺疏正義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

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注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

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音義離力智反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疏注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音義供九用反養羊尚反盥饋音管下其位反疏正義曰此

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注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際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

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寀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音義非一本作扉扶畏反草履朝直遥反為干偽反下為庶母為其下文君為皆同疏正義曰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非屨今壻為之不杖不非不次非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注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非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注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有之音義與音餘下禮與同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

主命為假主非也音義亟徐起吏反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音義鄉許亮反先悉薦反夏戶嫁反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偽主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者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孔子荅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来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正義曰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

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也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案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者以賔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主則拜賔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荅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為弔而来非有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孫後主今荅前主後孫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音義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注及下同齋車祭祀所乘金輅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音義祫音洽聃他甘反老聃即老子也祔音附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音

義從才用反下禘從而從同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注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注蹕止行也音義蹕音畢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老聃云者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

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問曰至命也者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荅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歛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注正義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案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

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祝接神者也者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主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可不須蹕也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經云每

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音義喪如字下及注皆同讀者亦息浪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

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音義遺如字猶垂反又于季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已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已母是禮與注正義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長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已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荅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

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荅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案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下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案喪服云士為庶母緦則大夫之子父沒為庶母慈已亦緦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已則緦可也喪服注

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已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已者皇氏云有士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公子適妻之子皆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為其善者內則既云擇於諸母寬裕慈惠溫良者以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

妾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為己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案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慼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定故鄭不見也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既為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者案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為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夲應三年以為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還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

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為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蓋是疑辭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疏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臣召南按此即春秋公羊之例也曾子言世子生以別於餘子也孔子言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即是君薨稱子之例何乃以爲異哉

大祝裨冕注則大夫疏以天子大祝是大夫云云○臣召南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大宰小宰此大祝即周禮之大祝無可疑者

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疏古人發聲多云噫○臣召南按如疏所言是噫歆二字亦想當然之辭但漢去古近康成必有所據既夕篇商祝聲三注云舊說以為聲噫興也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注云聲者噫歆也則固鑿鑿言之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大夫典事者疏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臣召南按此疏甚確三卿亦謂之三官左傳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

是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本誤與下章宗子雖七十經文相連而疏一段亦誤脱在下章之末今移正

又何反於初注疏○舊本疏誤在下章今移正

成婦之義也注疏○舊本誤與經文下二章接連疏尤附麗失次今一一移正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齊車金路疏○臣

召南按疏但引齊僕掌馭金路以証此文齊車耳小宗伯職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引此經主車即遷主齊車也

吾聞諸老聃曰注疏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舊本脫人字今補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臣召南按南史儒林傳梁武帝勅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

經及鄭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禮刊除以正前代之惑梁武帝謂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

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内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為訓釋按司馬筠直據此經甚確但慈母實有不同梁武所論亦從來說經者之所未晰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

禮記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注旅衆音義幾居豈反下同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音義霑竹廉反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

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音義衣於既反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注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臣强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

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為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矣馳走者救者之備也奏猶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别故云未聞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夫人君之夫人疏注正義曰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

之三夫人故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當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音義禘大計反簠音甫徐方于反又音蒲簋音軌饌仕戀反又仕轉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

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闕中言之闕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疏正義曰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注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

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户外親割薦血而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

禘宗廟侯吉也音義 飯扶晩反下同侑音又絶句下皆放此酳音胤又仕覲反酢才各反

比必利反疏 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惟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

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正義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社稷之祭不行何得有

越紼而行事鄭荅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夙興陳饌牲

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音義此必利反疏注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桒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桒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注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音義長竹丈反下文肆長同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注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

酢而已矣者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者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

以上廢則如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者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注正義曰今適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者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

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為文似不闕小功故鄭以緦服觧之皇氏横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為其苟語忘哀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彼為親妻為婦為為巳病皆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内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云哀以飾在内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麄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

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弔與服竝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注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注重謂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音義治直吏反斷丁亂反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音義

除如字徐直慮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重踰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或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

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注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注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更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注言

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音義中如字又竹仲反疏正義曰據制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除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為感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正義曰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于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来歸家平常朝夕則不来恒在君處注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正義曰曾子上

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荅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祔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注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音義適丁歷反疏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未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殷事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者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内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言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注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喪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喪亦重君與親喪既半相雜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内子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

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音義誄力水反謂謚也行下孟反謚音示徐又以二反

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為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

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凡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正義曰案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請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者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

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音義殭居良反椑薄歷反親身棺謂杝棺也孔子曰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音義共殯音恭注同下必忍反苴絰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音義弁皮彥反柩其又反如爵如或作加誤也為已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

所毁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毁宗周柩入毁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音義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

布也謂布升布升之上而加環絰則子麻升絰疏衰菲杖者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蔍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入自闕升自西階者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者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在棺猶如生也君大夫士一節也者言上文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但君大夫士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注正義曰案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云親身棺曰椑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

謂椑雖親身天子椑内猶有水兕諸侯公椑内猶有兕諸侯以椑為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知此謂大歛者以下文云如小歛故知此謂已大歛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者案士喪禮云小歛苴絰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歛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歛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者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經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為重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着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歛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

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拒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蕆塗既畢而成服也云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音義引以忍反下皆同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

音義封音窆彼驗反

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注封亦當為

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音

義塗音徒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　疏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

之事注正義曰以經云遂既封而歸矣君喪既引在塗

而言遂故知遂遂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

若待封墳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

墳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

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忽聞

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

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

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

哭無免於堩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注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音義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為子為反下注為有興居為無曰同介音界副也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

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禄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而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某介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

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注此之謂宗子攝大夫音義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隓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

氏音義厭本或作壓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墮同許垂反徐況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飫於去反謏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嘏古雅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注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不歸肉注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音義歸如字徐其位反與音預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音義

其辭如字告也下及注同昭穆常遥反下音木後放此

疏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案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奥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而祝命尸綏尸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案持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相致爵訖尸

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為此陽厭也攝主不厭祭者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為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為陽厭之祭也所以不為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所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不旅者謂於將行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為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

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墮以其不墮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未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布奠於賓者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總云祭禮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闕故重言之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其辭於賓者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注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者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

陽厭是也云迎主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奥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云尸謖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日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不陽厭也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為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為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為

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閒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墮墮是也至不配者至某氏者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布奠至止旅此皆特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說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為也賓客正主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云宿賓之辭者案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来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

云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音義壇大丹反下注同注或作墠音善遠徐于萬反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音義稱尺證反身沒而已注至子可以稱孝子

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注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與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旣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曰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没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旣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者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注正義曰所以不祭子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

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徒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首本也誣猶妄也者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典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無用為者厭祭亦可乎注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注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

飫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音義祔依注音備本或作附同奥於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祭必有尸者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

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者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竝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爾故注云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者孔子答以祭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者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别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觧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

殤簡畧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注正義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爲者無用爲此尸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知祔當爲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者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奥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正義曰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注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殤

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注尊宗子從成人也凡

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注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音義肵音其又忌依反敬也是謂陰厭注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奥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疏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是謂陰厭者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奥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注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殤亦特牲故云尊宗

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此其無尸者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爲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案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鄭旣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

宗無子則絶大宗無子則不絶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凡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曰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注

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

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音義適丁歷反下同如有昆弟一本作加有共其音恭 疏 正義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注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適子其昆弟是庶子昆

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凡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竝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

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竝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竝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家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工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葬

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
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
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
於室奥令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户東注
云室户東承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
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户東
令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
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
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
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
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
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
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
下始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是天
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奥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
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

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堩道也變謂異禮音義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音義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絕句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

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注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耼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音義朝直遥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夫柩不蚤出不莫宿注侵晨夜則近姦寇音義蚤音早莫音暮近附近之近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音義慝他得反惡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注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音義

痁始占反病也恐邱勇反

吾聞諸老聃云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傳往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答以巳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反迴而後引柩行老聃務曰禮也丘反問老聃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巳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為勝哉吉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巳不可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慮有患害而遂

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注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為右也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魂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

為君所命使舍巳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孔子又為曾子辨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正義曰鮀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巳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注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床也以繩絙其中央

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音義適音爾近也堲本又作即子栗反下同絙本又作絙古鄧反一音古恒反鉤本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音義佚音逸長竹丈反下同則

棺古患反下文棺斂衣棺注棺謂皆同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注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音義召本又作邵同上照反下同史佚曰吾敢乎哉注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注為史佚問音義為于偽反下為辟下文有為並同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音義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史佚行之注失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者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土

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塈周是也周人用特喪下殤之喪故云下殤土周也葬于園者園圃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于成人之墓所用土周而葬于園中也遂輿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軶簀也先用一繩直于中央繫著兩頭之楬又別取一繩縈一邊材横鉤中央繫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帀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于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塈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觧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于塈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塗邇故也者塗路也邇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于宮中此下殤葬于園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者今謂曾子見時世禮變皆棺斂下殤于宮中而葬之于墓與成人同隆今既遠不復用輿機于尸為當用人抗輿棺而往墓為當用車載棺而往墓耶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也昔者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者此舉失禮所由之人
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
死墓遠者史佚不欲葬于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
之其墓稍遠猶豫未定名公謂至宮中者名公名奭
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于宮中而欲車載往
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于宮中如成人禮也史
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敢恐為違禮
者所譏也名公言于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
公故名公為諮問于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
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名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
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者是不許之辭史佚
行之者名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史佚
不達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宮
中之禮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者更據失禮
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于宮中自史佚為始明昔非
惟于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畧從可

知也注正義曰土周至與櫬素檀弓云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故知土周是堲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者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于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為言檀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堲周與櫬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堲周與櫬而葬其下殤則與櫬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與櫬下殤無遣則與櫬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與櫬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與櫬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于宫中載棺而往葬之于墓從成人也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者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于辛尹尚書稱逸作册是也但下殤之喪非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不知是知禮也者是是周公也不欲直指

耳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注吉凶不可以同處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卿大夫士皆下之注見而下車尸必式注小俛禮之必有前驅注為辟道音義辟婢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荅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

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尸冕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為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憑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注疑有司初使之然音義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同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注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注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音義難乃旦反費音祕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

知也注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解之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强逼遣之與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者解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荅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

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為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注正義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恕也鮮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恕也孝也鮮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令不致事不能念親令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伯禽至費誓者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案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

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禮記注疏卷十九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諸侯旅見天子○臣召南按舊本分卷無理莫如曾子問篇自此至當祭而日食太廟火章孔子答語未全即截爲十八卷其十九卷首簡即前章答語之半細玩孔疏條理秩然原本必不如此割裂也今斷自此章以下爲十九卷

祝畢獻而已注疏○舊本誤與下章經文接連而疏亦脫於後今移正

孔子曰共殯服注疏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大鬲舊本訛太高今據士喪禮改正士喪禮注曰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按少牢饋食云云○臣名南按經文順便而言孔疏順叙祭祀行禮之次第故先言不配次言不綏祭次言不假次言不旅而後言不厭祭也

又疏尸入即席坐云云○臣名南按疏雖引少牢饋

食此文則又節取特牲饋食之文也特牲饋食本文

云尸即席坐祝命綏祭左執觶右取菹擩於醢祭於

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至尸飯十一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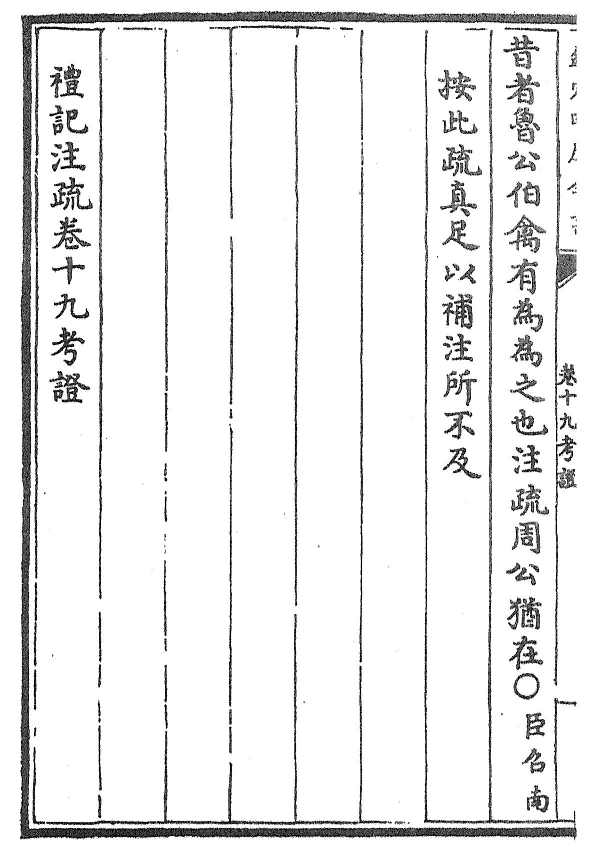
云云又約少牢文也

周公曰豈不可音義周公曰豈絕句○陳澔曰鄭注以

豈爲句非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

自史佚始也注疏所謂土周而下闕○此下疏文全闕

舊本後空二十三行今仍之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疏周公猶在〇臣召南

按此疏真足以補注所不及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卷十八第二頁後二行疏明卿大夫士等不

禫冕也刋本監本毛本脫士字據宋本增

第四頁前一行疏今案既夕禮刋本旣訛朝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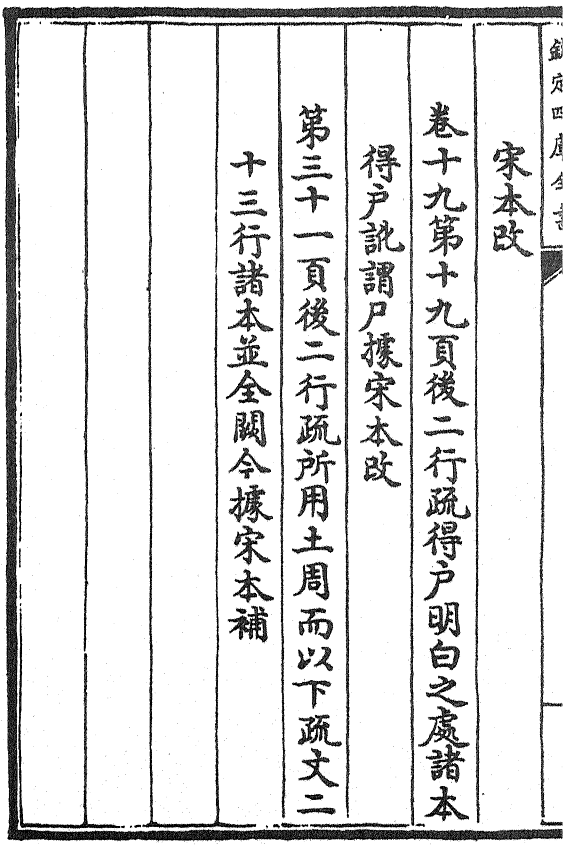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七行疏以交神明刋本明訛用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疏士冠禮刋本冠訛喪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疏謂選擇吉日刋本選訛遷

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經藏諸祖廟諸本藏訛葬據



宋本改

卷十九第十九頁後二行疏得户明白之處諸本

得户訛謂尸據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二行疏所用土周而以下疏文二

十三行諸本並全闕今據宋本補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謄録舉人臣孫潢